

秋夜思

李学玲

季节刚一转过立秋的墙角，夜晚倏地一下就有了凉意。这样的夜晚，我喜欢与自己独对。窗外，是清凉的月色，残夏的风拂动蝉鸣的叹息，星子的光微微闪烁，而我，独自在安静中打开一扇窗，让凉风穿尘而过，看清凉的月光，在九月的夜里布下一场局，在文字的年岁里静默成念。

我曾经有过一段炙热的爱恋在春天里发芽，和一盆郁金香一起开放，但我的心还没等到在冬天里酝酿一把大火，就和秋天一起走向了枯萎。那一夜的月光和今夜一样曼妙，我如同一株草木，任那日渐衰落的思绪，在季节转换之后，把所有的润泽都渐渐流逝，如同花间的那朵清瘦，再也无意留恋有风的枝头，从此不喜欢再读那些深情款款的句子。那些关于春天的思念，终究是太薄了，薄得再也经不住任何推敲，我不想放在这样的夜色里端详，毕竟，那岁月里遗漏出来的端倪，多多少少会为这月夜再加几分薄凉。

月色，一点一滴漫过了视线，院里的凌霄花一朵一朵从高空跌落下来，像金色的小喇叭吹响季节的号角。我端坐在一树落花之中，一书一茶，捻花为字，呵手为墨，触摸流年的静语，倾听岁月的丰盈。你看，花朵与蝴蝶都太单薄，根本听不懂我吟唱的秋水长调，亦看不到我心里的妖娆烟火，更受不了我的低眉颌首的寂静无言，否则，她们怎么会纷纷朝着季节深处落荒而逃？我愿携这静夜的



云乡 孔祥秋 摄

烟火，装满月光的杯盏，让这世间美好的景象去安抚内心的慌张和浮躁，一杯一壶一人，饮尽悲欢冷暖，细数风月缠绵。那些我曾经爱过的一切，尽管还会被一再地写在纸上，却都会成为心底最遥不可及的远，而我，依然会微笑着，等待下一场春深后的花开似锦。

这样的夜里，我应该去月下寻一朵未开的花寄给我英年早逝的母亲，用来丈量一下她和我之间距离的长短，如此，就可以在我的心上长出一层一层的馨香，那一瓣瓣的清丽，恰似一场云水的安暖，这一行行的字，一行行的念，无需太多的浸染，黄泉在前，时光靠后，就这样任凭一日一日静静地走过，幽幽然然，指间苍

茫。而我，也只需在这月华凝霜时，闲挑一盏灯花，然后伴着月色润墨，描摹母亲的眉入画，仔仔细细，把此生喜爱的容颜渐渐看老。

母亲生前端庄大气，目若月华，是个温婉贤淑的妙人。我那时年少求学在外，每年立秋一过，假期就基本结束，离开家时，母亲总是送到村口，总是说：书念不下去就回来，有娘在等你呢！有娘在就有家，娘的目光是我回家的路。流年如水，匆匆而逝，我在薄凉的人世里辗转漂泊，终是不敢把悲苦诉给她听，直到后来，她静静地躺在故乡的田野里，听蛙鸣，听风雨，听地下万物拔节生长的吟唱，天上月华依然，娘却永远闭上了双眼，从此

与我生死相隔，再不相逢。

所以我一直认为，人的一生如同草木，荣枯皆由四季裁决，半点不由己。舍得的，不舍得的，该忘的，不该忘的，热热闹闹地充斥着俗世流年，可见人生，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修行，兜兜转转的反复，不经意间便会缺失了从容。我希望我的心，不只是在少年的时光里沉沦，我希望，在途经岁月的沧桑之后，那颗心还保藏着曾经的纯真。就像是现在，有风掠过屋顶，有凉意漫过九月的子夜，在一缕薄薄的光影下独坐，安静地读着一些充满青涩的文字，字里行间还能读出别样的青春，而我，已不再悲伤，不再嗟叹，努力在人群中亭立，在心里养一处水草丰美，山川俊朗，一念起，静水流深，一念起，似锦繁花。

也许，光阴的阡陌上太多的故事情节，没有人会一直记得，而我所能够守望的幸福，大概就是等霜色唯美了山川，让这清秋的碎碎念，婉转出一种深刻，落入眼角，落入发端，落入指间，落入唇边，允许别人成为别人，允许自己成为自己，与岁月一起转身，完成与山水的再一次重逢。

这样的夜里，我把这些来了的，去了的，都一一铭记，而后妥帖地安放在心中，并且愿意相信，生命在岁月的轮回里日渐丰盈，只要认真来过的终究会永远深刻，如果你们也能感悟到我在文中摇落的怜惜与善意，那么，即使一颗心历经寒来暑往，也不会再渐生苍凉了吧！

父亲的家规

石毅

父亲不识字，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。小时候，他给我们立下许多不成文的家规。

比如吃饭，他不准我们只盛自己碗，不准我们吃饭抖腿，不准我们叨别人面前的菜，更不准我们像乞丐一样端碗溜门子……谁要是破了规矩，轻则呵斥，重则举起筷子敲打我们的脑袋，给我们长记性。

最深的记忆是我读初一那年冬天。因为贪玩，期中考试我的数学考砸了。李老师恨铁不成钢，当众教训了我一顿。同学面前，尊严扫地，

一气之下，我背着书包跑回了家。母亲苦口婆心，我不为所动。她气得举起手中的白蜡树条，我昂着头，一声不吭。

吃完早饭，父亲要我跟他一起去拉肥料。父亲一锹锹把

猪粪上到平车上，然后，两手扶着车把，弓着身子前行。我在他的身边，右肩搭根绳子牵引。遇着上坡，我们就斜着身体，像牛一样拼命地拉。那时，我看到父亲的脸憋得通红。等车子到坡顶，才能长舒一口气。有时坡陡，一口气拉不上来，我就立即跑到车尾使劲推，双手沾满又骚又臭的猪粪，熏得人只想作呕。

乡路坑坑洼洼，平车“唧唧歪歪”。路上，经常有人投过来异样的眼神。有人跟父亲打招呼，父亲一边应付着，一边匆匆拉车。七八里土路，来回几趟，汗水干了湿，湿了干，一身臭烘烘的味道，肩膀烙下紫红色的勒痕，脚掌磨出好几个血泡。

拉了一天猪粪，晚饭的时候，父亲问我，上学与干农活，哪样舒服？我说两样都不舒服。你是上学呢，还是在家干农活？我赌气地说：在家干活！父亲举起筷子，我眼睛一闭。再睁开时，他又把筷子撤了回去。

次日一早，冒着严寒，父亲带我一起去渠埂上的打谷场。打谷场旁边的小河沟里结着一层薄冰，稻茬地里浮出一大片新绿，一间小屋坐落在谷场上。小屋经历一夏，土坯墙面被风雨剥下一块块皮。父亲裸

着脚，一锹锹从小河沟里捞淤泥放到布兜上。我们再把淤泥抬到谷场，倒成一摊。他掐过两大把碎稻草，均匀地撒在淤泥上，双脚把它们踩进淤泥里，然后，再用锹把混合物翻个身。他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，要我也来试试。

我犹豫不决，瞥了一眼父亲，他的脸色阴沉沉的。我抗拒不了，只得慢吞吞地从衣袖里抽出双手，脱下袜子，干冷的风扑向我的手脚。脚接触淤泥的一刹那，冰凉的泥像电一样自下而上蹿向身体的每个角落。我禁不住打了个寒战。我学着父亲的样子，两脚交替踩着那些漆黑的泥草，每一脚都像踩在刀刃上。父亲并不看我，他一锹锹轻松挑起蔓延的泥巴；我也不看父亲，一脚脚踩着“刀刃”，淤泥在我的脚下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。淘气的泥水像喷泉一样飞起，一不留神，溅一身一脸。

一遍之后，我把脚从淤泥里拔出来，正打算去洗脚，父亲却说等等。我定在那儿，他把锹递给我，要我再去翻那些泥。我很不情愿，但，胳膊拗不过大腿。我只得拿起锹。草与泥缠绵在一块，如胶似漆，每一锹都要费很大劲。翻了好几锹，手渐渐变

热，裹着淤泥的腿却渐渐冰冷。风抽打着，摇晃着我的腿。我不得不加快了翻泥的速度，然后，又一次踏进冰刀里……

终于和好了。我赶紧跑到小河沟里洗脚。河水像一把利刃，把我的双腿刮得红彤彤的，暴起无数的鸡皮疙瘩。要不是父亲在场，我真想逃回家。

吃完晚饭，我和父亲一起泡脚。父亲对我说，你要是不好好读书，比和泥更“舒服”的日子还在后头呢，扒河、开沟、收麦子、栽秧……哪一样都不轻松，你瞧瞧我的脚。

我定睛一看，父亲的脚掌磨得像砂浆子一样坚硬，他的脚后跟居然还有一道深沟……

第二天，匆匆吃完早饭，书包一背，我就去了学校。数学课上，平时那些讨厌的定理、定义像一道道彩虹飞进我的脑海。课外，我再也没有和我的玩伴一块厮混。期末考试，我的数学成绩一雪前耻，跃居班级前茅。再后来，我成了一名乡村教师。

被生活抽痛了的记忆是深刻的。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依然还会经常想起父亲逼着我拉粪、和泥的情景……

